

第一百三十五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7月7日，星期二，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提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奥特吉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斯蒂尔先生

比利时: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维温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中国:

俞沛文先生

俞孟嘉先生

萨本望先生

古巴:

普雪多·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卢凯什先生

埃及:

里迪先生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霍佩夫人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克林勒先生
米勒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西迪克先生

伊朗:

扎希尔尼亚先生

意大利:

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
齐亚拉皮科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 本:

高桥先生

肯尼亚: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 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阿拉森先生

荷 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阿德尼吉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克拉姆先生

秘 鲁:

索恩伯里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罗马尼亚:

马利塔先生

斯里兰卡:

梅列斯卡努先生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 典:

英亚·图尔森夫人

利德戈尔德先生

诺尔贝格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隆丁先生

伯格伦德先生

埃里克松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甘贾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伊波利托夫先生

德米特里切夫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德西蒙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斯科特上校

米斯克尔先生

委内瑞拉:

罗德里格斯·纳瓦罗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奥西尔·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尊敬的代表们，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35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我们今天议程上的项目是“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但是根据我们议事规则第30条，成员们当然可以就我们议程的其他问题自由发言。

武托夫先生（保加利亚）：主席先生，我高兴的祝贺您，友好的印度代表在年度会议的重要时期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这个高级职务。主席先生，您的代表团，正在为这个机构的活动做出大量的贡献，我们希望您的领导能使委员会当前的会议取得一些积极的成果。

与此同时，我应该向您的前任，匈牙利伊姆雷·科米韦斯大使表示赞赏，他在主持我们今年夏季会议时表现出了令人羡慕的能力。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通过您，对阿根廷、伊朗、斯里兰卡和委内瑞拉新的代表团团长表示欢迎。正如您今天刚刚讲的，按照工作计划，委员会应该讨论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放射性武器问题。但是，正如您还讲到的，任何代表团有权讨论议程上的任何问题，因为我在上一次会议的发言名单上撤回了我国代表团，今天我要回头来谈一下我们议程的项目1和项目2，禁止核试验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这两个最高优先的项目。在对我们正式和非正式地进行的讨论的现况简单地谈论我国代表团的考虑时，我不得不对这些重要问题的较广泛方面谈谈。

保加利亚代表团在急需实现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上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我现在无需详述。我们支持21国集团关于就这一问题设立特设工作的提案，并且坚持所有五个核武器国家都积极参加该小组。我们对三边谈判的中止表示遗憾，因为我们相信谈判结果会为未来的条约提供一个基础，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求谈判尽早恢复的原因。就我们方面而言，我们正在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这个领域里所进行的有限的活动做出贡献，在这里我想到的是制订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合作措施的地震专家小组。保加利亚经常由一名第一流的地震学者参加该小组的工作。但是，与此同时，我国代表团同意尊敬的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意见，这决不是低估地震专家小组的有益工作，他最近提醒我们，早在五十年代末期，国际上有名望的东、西方的专家们就做出这样的结论：核查全面彻底禁试没有什么技术障碍。甚至没有必要求助于地震领域先进技术的质量跃进，来得出这样的结论：

(武托夫先生，保加利亚)

在五十年代末期和今天80年代初期，实现全面彻底禁试的决定性因素仍然是核武器国家的政治意志。

考虑到苏联所持的前进和积极的态度，我们呼吁暂停的三边谈判的西方参加者表现出世界对他们期待已久的积极态度。

一个良好和有意义的开端可能是它们同意在这个委员会的特设工作小组范围内开始真正地多边谈判。出于这种考虑，我们同意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南斯拉夫代表团以及21国集团的其他代表团，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期间的发言里所表示的迫切心情和所述的道理。

不幸的是，我们在我们的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上面临着同样的情况。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二年半前就已提了关于停止生产一切种类的核武器并逐步裁减其储存直到完全销毁为止的合理的和可以作为奠基的提案，这就是人们都知道的CD/4号文件，通过该文件，社会主义国家表达了及早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就核裁军的复杂问题开始谈判的主张。

在提出这个文件后进行广泛的讨论期间，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代表团回答了许多问题，并表示他们愿意考虑就这个问题进行多边谈判的任何其他积极建议。尽管我们建议设立特设工作小组，但正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团长赫德尔大使有一天指出的，我们不打算把成立工作小组的问题变成偶象，我们准备讨论任何有意义的办法，在这方面我们的议事规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能性。

然而，裁军谈判委员会现在面临着这么一种情况，西方国家拒绝在这个领域内开始甚至是初步的谈判。我们尊重他们合法的安全利益，我们把不减损裁军进程所有参加者的安全的原则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但是我们不能同意核武器和无止境的核军备竞赛是加强任何国家安全，或整个国际安全的可靠基础这种主张。

在1981年4月召开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十二届代表大会上，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托多尔·日夫科夫强调了苏联共产党第26届代表大会拟订和宣布的和平倡议的重要意义，也强调了这些倡议对加强缓和进程、恢复和增进国家间的信任以及消灭核战争的危险所具有的现实性。要实现这些崇高的任务需要进行富有意义和积极的谈判，首先是在核裁军方面。在现行国际关系情况下，拒绝就核裁军进行谈判是一种危险的消极主义迹象。裁军谈判委员会不

(武托夫先生，保加利亚)

应允许个别国家通过种种手段来反对有关建议就核裁军进行多边谈判的各种建设性提案。

我国代表团认为，本委员会再也不应规避有关威胁我们文明的生存的武器的、占有高度优先地位的问题。我们再也不应把它们视为我们议程上的仪式性的项目，只是发表声明，而不就减少核危险进行有意义的谈判。

世界舆论日益意识到迫切需要在洲际和中程弹道导弹领域进行核裁军谈判，在这一背景之下，看到裁军谈判委员会花费一年有余时间来讨论就其议程上的高度优先项目成立特设工作小组问题，实在非常令人难堪。我们何时能从西方得到关于如何开始这个项目的任何具体建议？我们不是乞求谈判，正如勃列日涅夫主席6月23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讲的：“反对今天潜在的侵略者的和平力量所具有的威力已大于以往任何时候。但是我们也知道另一种情况：现代武器具有如此的性质，如果使用，整个人类的前途将处于危险中。”

我们在上一次全体会议上听到的尊敬的苏联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的发言，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强调了这一点，并揭露了那些梦想打“一场有限的核战争”的人所设想的阴谋的危险性质。让我也引用英国工党领导人迈克尔·富特先生最近的讲话：“我们坚决要求有意义的国际谈判，不是谈判的前奏，不是关于谈判的谈判，而是旨在消灭战争危险和同归于尽的认真谈判。”

在今年第一期会议和前三个星期举行的非正式会议期间，很多代表团就这两个项目提出了不同意见，提案和建议。大部分已在对项目1和2的讨论综合中反映出来，这是一份很有用的文件，我们为此感谢委员会秘书处。我们认为最后总要成立的项目2的工作小组应当集中确定或找出一些可以有用地成为多边谈判议题的具体问题。我们相信，CD/4号文件中所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提案在它们之间将占据重要的位置。

我想请委员会注意一段节录来结束我的发言：这段话是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托多尔·日夫科夫今年5月在索非亚举行的“争取缓和、和平和社会进步”国际会议——对话上的发言：

“让我们别把自己锁于怀疑的堡垒中，让我们坐下来并进行一次洋溢着为和平共处的利益来解决问题的共同愿望的对话——这是当今的需要，

(武托夫先生，保加利亚)

这是今天表示现实的政治家风度思想和现实的政治行为的一种标志。谁不懂得这点，谁就没有领会当代形势的最重要特点。”

主席：在请下一个人发言之前，我愿望对参加我们今天的会议的英亚·图尔森夫人表示欢迎，也愿对她下星期四的发言表示欢迎，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想倾听。

马利塔先生(罗马尼亚)：这是我在您担任主席的时候第一次讲话。我不禁表示，您作为我的同事，我对您长期以来就抱有尊敬之感，同时我想您给我们带来贵国印度的伟大哲学所孕育的可贵的人道主义之风，这种哲学寻求暴力与武力的代替物以证明人的道德和智慧品质中的希望。我可以肯定，在您的领导下，七月份对我们的工作来说将是顺利的一月。

我还愿借此机会向科米韦斯大使的努力表示敬意。如同本届会议期间他的前任一样，他取得了一些明显的实在的成绩，为此，他可以庆贺他自己。

我也要向我们来自委内瑞拉的同事纳瓦罗大使表示欢迎，并向他保证我们和他充分合作。

我今天的发言将专门谈一谈核问题，它已在题为“禁止核试验”和“停止核军备竞赛与核裁军”的项目下成为我们讨论的题目。

罗马尼亚代表团已充分地说明了它认为在委员会的活动中应给予核裁军以绝对优先的地位。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曾说过：“没有任何理由，任何军事均势理论能够证明扩充军备是正当的。我们认识到，在裁军过程中必须保持均势，以使各方的安全不受影响。但不能通过军备升级来做，而应通过裁减军备、通过一步一步地不断削减军事开支和缩编部队，通过在适当的国际监督下逐渐达到彻底消灭核武器来实现。”我国在最近劳动人民委员会代表大会发出的和平呼吁中以及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致赫尔辛基会议《最后文件》各签字国议会呼吁书中也都表明了这一立场。

关于主张开始核裁军谈判已很难再提出什么新鲜的论点。我们委员会中的同事们在他们的精彩发言中已将开始这种谈判的好处、特别是其迫切性讲得很清楚，我不想把他们说过的话再重复了。联合国大会的紧急呼吁，科学家的倡议，非政府组

(马利塔先生，罗马尼亚)

织主张停止核军备竞赛的活动以及，如果您允许我这样说的话，在国际报刊上关于此问题的文章异常的多起来，这一切都证明各国政府和人民都在热核冲突的危险面前感到焦灼不安。

这样，我虽然一开始就谈到我们议程中的第一个题目的优先性，同时我又感到不得不考虑到具体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难处。正如您本人作为印度代表和作为本月份委员会主席所做的雄辩的发言中曾强调过，一切情况都表明应在多边机构中开始这样的谈判。因为事实是：在核武器领域内有了完全新的质量上的发展。在过去，多边谈判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学术上的东西，因为无核武器国家认为谈判是拥有这种威慑工具的人的事，同时也是这些人要接受遭到毁灭的危险。

但是，今天，我们都成了核武器国家，并不是说我们都拥有了核武器，而是说我们都有可能成为核毁灭的牺牲品。

一方面是核武器的攻击目标，另一方面又没有防止使用这种武器的有效保证制度，这种事实能从人们的意识中排除吗？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不受核毁灭的安全保证。阻止不让讨论这个题目就是侵犯所有国家同等安全的原则。

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核裁军多边谈判是否可取，是否紧迫，是否优先的问题，而是如何开始这样的谈判。

委员会成员的极大多数认为，成立关于(1)禁止核试验和(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的的工作小组是最实际的办法。为此，21国集团和社会主义国家已提出具体提案。但至今尚未就此达成共同意见，在讨论中有人提出了许多反对成立这些机构的意见。

有一个比较普遍性的论点是，国际关系的恶化使核裁军谈判不合时机，也无法进行。为答复这种说法，我冒昧引用一下联合王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于1932年在国际联盟裁军会议上说的话：

“甚至于现在还听见有人说时机不适宜。这种矛盾情况已被指出：在日内瓦讨论裁军的时候，在远东已动用了军备、炸弹在从天空丢下来，军队在行动……我不同意说这种矛盾情况使我们的会议不适时机。我宁说这些阴沉的事态表明和加强了急需担负和执行我们的任务的迫切必要。”

我们同意这种看法并认为，特别是在核时代，国际上存在的困难不应妨碍而应

(马利塔先生, 罗马尼亚)

刺激谈判。

苏联代表团团长伊斯拉耶利安大使阁下于1981年7月2日全体会议上所做有根有据的发言, 给我们描绘了—旦在制止核军备竞赛上遭到失败会产生的无法忍受的后果。

另外一个常提出来的论点是关于核裁军与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国的安全之间的联系。这种关系之存在是不能否认的。但是我们感到费解的是这种联系为什么要妨碍我们开始进行谈判。我们认为, 它表明要对各国的安全概念进行讨论, 因此, 需要成立委员会附属机构, 我们可在这个机构中开诚布公地讨论有关问题, 对每个国家的立场和利益给予必要的尊重。大家的安全所需均势能够并且应该通过逐步降低一般的军备、特别是核军备的水平来实现。高度安全少量花费是符合大家利益的。

核问题的复杂性也被说成是设立工作小组的障碍。但是, 我们必需承认人类智慧对更复杂得多的问题都已找到答案。研制出能使用人类语言的微信息处理机, 将人工信息放到砂片上, 探查活细胞的秘密, 就是管理像日内瓦这样一个大城市的经济、社会事务这些问题之复杂性都超过了核武器系统的复杂性。因此, 说核裁军的复杂性——这毕竟是能够以我们在中学时学的或然率来对待的——对我们的活动是障碍, 这是瓦解人们意志的想法, 妨碍我们的所有审议工作。

因此, 我们不能接受将问题的复杂性作为反对开始谈判的理由这种想法。一个问题的复杂性并不因其影响大和影响范围广而增加。

缺乏核裁军的具体建议也被用来反对设立工作小组。一张委员会关于核裁军的文件清单——CD/4, CD/72, CD/109, CD/134, CD/141, CD/180, CD/181——足可驳倒这种说法。此外, 在联合国中还提出了种种关于核裁军的提案, 其中我愿提到印度关于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提案和加拿大关于制止为军事用途生产裂变材料的提案, 这两项提案也都是在本委员会上提出的。

基于这些理由, 罗马尼亚代表团支持印度、巴基斯坦和墨西哥代表团的提案, 即: 委员会有必要在全体会议上就成立禁止核试验和核裁军问题的工作小组的提案通过一项正式决定。

如果, 违反一切逻辑和不负责任, 委员会不能通过成立这种小组所需的决定, 罗马尼亚代表团不能认为这个问题已经结束。我们认为, 不论是一个代表团还是委

(马利塔先生, 罗马尼亚)

员会作为一个整体, 都不能仅仅以把我们的失败记录在案就是对我们的工作尽了责。

正如尊敬的巴西代表团团长德索萨·埃·希尔瓦大使所指出, 我国代表团和巴西代表团一样, 并不隐瞒这一事实, 即: 就我们而论, 成立一个工作小组本身并不是目的。

如果由于避开我们的原因, 现在工作小组不能成立以执行开始核裁军谈判这一迫切必要的优先任务, 我们深信, 委员会的议事规则给我们提供了找到其他可以履行我们职权的切实办法的可能性。怀着这个想法, 罗马尼亚代表团建议设立委员会特设小组委员会处理核问题。议事规则中第7章第23条关于组织工作规定可以成立这样的机构。

我们愿强调, 从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观点来看, 委员会把核裁军问题列入议程, 从理论上给这个问题以优先地位, 而在实践上反映出来的又不是成立机构来有效处理这些问题, 这是难以想象的。

萨朗先生(印度)担任主席

主席: 不幸温卡特斯瓦朗大使因有紧急要事被人请走, 他过一会就回来。我代表他感谢罗马尼亚代表马利塔大使对主席讲的十分热情的话, 特别是对我们国家不吝赞美之词。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主席先生, 我感到特别荣幸和高兴在您开始执行七月份委员会主席职务时向您表示祝贺。您代表的国家和我们有传统的优良、友好和最诚挚的关系, 这种关系是以不结盟运动的共同利益为基础的。毫无疑问您的丰富经验和闻名的外交才能将给我们委员会的工作以新的、迫切需要的推动力, 使我们在裁军谈判进程中向前迈出重要的步子。

我还愿对您的前任科米韦斯大使在六月份担任主席时完成的优异工作表示祝贺。

我乘此机会向我们的新同事委内瑞拉纳瓦罗大使、阿根廷卡拉萨莱斯大使, 伊朗贾拉利大使和斯里兰卡贾亚科迪大使表示欢迎并祝他们工作顺利。

我在今天的辩论中发言时愿指出我来发言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新鲜的、重要的话要讲。南斯拉夫代表团和委员会所有其他成员国的代表团一样, 已多次利用机会表达了基本看法, 并对如何开始裁军进程提出了相应提案。我们认为, 问题不是由于缺乏争取委员会顺利工作的提案或建议, 而是由于委员会的处境欠佳, 即, 成员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中有些人对委员会议程上的问题进行实质性谈判缺乏政治意志，因而它无法执行其主要任务，无法完成作为裁军领域中唯一多边谈判机构所承担的义务。

我这次发言首先要强调，南斯拉夫代表团同意所有对下列情况表示不赞成的人：委员会尽管举行会议已有三年，但并未就两个最重要，也是最迫切的问题，即全面禁止核试验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开始实质性谈判。为了表示对目前情况的不赞成和关切，我愿强调，两个成员国代表团向委员会提出的反对成立两个相应工作小组的理由并未使我们信服它们的反对意见是合理的。恰恰相反，我们认为这些理由是没有道理的，没有根据的，没有说服力的，因此我们不能接受。

在委员会工作期间，21国集团提出许多有关核裁军的问题，但至今仍得不到解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支持您，主席先生，在发言中提出的印度的要求，即尽早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以便能共同制定一个方案，为当前令人不能满意的情况找出出路。由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已做此选择，显得更应该这样了。鉴于在过去几年期间，联合国内外的各种论坛通过了好几个庄严声明和决定，在这些声明和决定中所有国家毫无例外都作出努力并答应就核裁军开始谈判，当前情况就更加令人感到不安了。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包括反对成立两个工作小组的两个委员会成员国代表团的政府，一道通过了第十届特别会议的决定。在此基础上，我们有充分的正式的和道义上的权利，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处理核裁军问题和组织相应谈判，但尽管如此，委员会仍然受阻，关于是否能开始就核裁军问题进行持久谈判的前景也不明确。因此，有权利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拒绝在委员会中就核裁军问题开始谈判，是否意味着这两个代表团的政府自愿放弃它们根据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所承担的义务？是否意味着，这样一来，这两国政府不要核裁军呢？如果是这样，这是令人极感不安的。不过我们总倾向于相信这只是个暂时的情况，因为委员会的工作尽早取得具体积极成果，是达到维护和平、加强国际安全及在联合国宪章基础上实现平等的国际合作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但是不开始核裁军进程，这是不能实现的。因此，我们希望关于成立将开始对未来世界命运有这么重大关系的问题进行谈判的工作小组这问题上将取得共同意见。在目前，我愿强调，正如我们在多次场合已强调过的，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达不成共同意见，我国代表团对核裁军问题之不能解决及其对整个国际关系带来的后果，不准备承担任何责任。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在委员会中和其他地方常常可以听到说，现在总的国际局势对开始裁军谈判是不利的。我愿再一次指出，这样一种态度是不能接受的，这在新德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部长级会议的《最后文件》中已明确地提到。不结盟国家认为，情况正与此相反。裁军方面的进展和采取真正的裁军措施，对改进国际关系会产生很大的积极影响，将为摆脱当前危机——政治和经济的——创造条件。在这方面有特殊意义的是，可将目前用于军备的人力物力解放出来，转用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用于进一步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的发展，这将制止不利的世界经济趋势、制止贫穷、饥饿和其他不幸，并导致较稳定而协调的发展。经常有人谈到，在世界经济处于危机中，通货膨胀无法制止。但是，只要我们继续将这样大量的金钱花费于象军备这样的非生产性用途，就不能期望有可能制止通货膨胀和对世界经济给予较有力的刺激，使之摆脱停滞及停滞膨胀，这是很清楚的。裁军进程将使这些巨大的物力和智力不是用于破坏，而用于给世界经济以新刺激，使一切国家毫无例外地进入新的繁荣时期创造有利条件开辟可能性。

因此，今天没有再比开始真正的裁军进程，特别是核裁军进程更加迫切的任务了。

主席先生，在这方面，我们高度赞赏努力争取解决委员会议程中的一些特殊问题的委员会成员国所作的努力。我们认为，工作小组所做工作是朝着正确方向走着，应不遗余力地使这种趋势继续下去。

可是，有理由要求考虑如何改进委员会及其机构的工作。南斯拉夫代表团的意见是，可以从两方面做。第一，谈判集中力量于最重要的问题，对待这些问题要尽可能具体，以尽早就相应公约的共同案文达成一致。职权范围应适应这一任务，以便谈判不至于发生不必要的停滞。

第二，谈判时间应更好地和更深地加以利用。我们应尽可能减少关于程序方面的辩论，一般性的、泛泛的讨论和发言宜减少。当谈判开会时间不足时，我们也应考虑延长会议、特别是工作小组会议的期限，如果对谈判有必要的話。如果各方面真正都有进行旨在就特定问题，即谈判中的题目，尽早达成协议而进行实质性谈判的政治意志，我们就不应打断工作小组的工作，或限制它们每年只能工作几个月。委员会的会期也应根据这一标准确定。但是，如果没有进行真正谈判的准备，把会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谈本身延长并不能提高工作成效也不能有助委员会的成功。

南斯拉夫代表团认为，同时采用这两种方法将在质量和数量上改进委员会和工作小组的工作。当大家都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意志，愿真正进行实质谈判时，我们随时准备审查和通过旨在促进和加速谈判进程的一切提案。情况如果相反的话，最好不要用毫无意义的会议来掩饰委员会没有完成国际社会赋予它的作用和任务。

主席：我代表温卡特斯瓦朗大使，感谢弗尔胡奈茨大使阁下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非常热情的话。我现在愿和委员会商量一下，原定今天下午3时30分在一号会议厅举行的非正式协商，因为现在我们有些时间，有人曾建议我们可以在这次全体会后就在这个会议厅举行非正式协商。如果无人反对，我就宣布全体休会，五分钟后就在这个会议厅开始非正式协商。这对委员会成员是能接受的吗？

就这样决定。

主席：在我宣布这次全体会议休会前，我愿代表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做一简短通知。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主席将于7月9日上午9时在裁军楼会议厅就禁止的定义和范围问题举行非正式协商。非正式协商具有开放性质。主席愿要求在这些问题上已提出提案的美国、苏联、瑞典、南斯拉夫、印度、委内瑞拉和澳大利亚代表团参加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7月9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举行。现在休会。

上午11时40分散会

×× ×× ×× ×× ××